

賈寶玉

□宗羽□

談紅樓夢，原是最不討好的事，因為「紅學」的專家名流討論多年，至今對該書都還沒有定論，或有人說它是影射「復明抗清」的群豪，或有人說是納蘭性德（客若）的生平故事，但也有說它是曹雪芹的自傳，最近商務出了一部「紅樓夢的重要女性」，算是能超出考據論證的囿限，從文學、社會背景和思想形式來對這一部巨著作一番討論，但作者梅苑女士亦只認定紅樓夢是為舊時代女性申訴，以致錯把十二金釵當作核心，而以賈寶玉為其從屬。這實在是因為紅樓夢太「巨」了，巨得使人易對它管窺蠡測，得其一隅而不得其堂奧。本文是筆者的一點淺見，不免也是管窺蠡測，但話既說在前，就不在意文中誤解和了解的比率大至如何地步，仍要請讀者見容。

× × × ×

賈寶玉在紅樓夢裡，是最被讀者誤解的人物，無論是擁薛派，擁林派對他都不表好感，書中剛開始不久，就舉了一闕西江月，末尾兩句：「縱使生得好皮囊，肚內原來草莽」，專用來形容寶玉；讀者也常以纨绔子弟、花花大少，「恨不得把天下好女兒統統攬入懷中的情魔」（徐白語）來形容他。可見對他的誤解分兩方面，其一，稱他是不識經濟時務的飯桶，其二，責他在感情上太不負責。

在我以為，正好與此相反，寶玉乃是一個代表大智慧的人物，別人歸給他的壞處，只是對他最大好處的誤解而已。

寶玉的生平原不平凡，他是女媧補天遺下的一塊石頭，化成人胎，銜玉而生，到人間討一番生活。却有一株絳珠草（就是林黛玉），受了它雨露澤潤之惠，也下世來用眼淚償還，於是牽出一連串風月情債。

寶玉生在賈府中，父祖世代都是儒生巨宦，家裡難免酸腐迂妄之氣充斥，他稟具慧根，看不慣這種習氣，從小就對世俗讀書人有無比的厭惡，他說：「……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誣功名，混飯吃倒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無論誰和他提起仕宦經濟的話（包括湘雲、寶釵），他就不理不睬；看到寧國府有一幅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他就嚷著要走。

從這裡可以看出，寶玉所反對的，實在是世故入情的魔障，自然不屑用他的才氣在追求世務上了。但我們

從他日常的詩詞文章裡研究，會發現他的才氣實在不亞於大觀園中諸才女，甚或過之（例如「芙蓉女兒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字）。後來他在出家前，為了報答父母的深恩，略略惡補了幾天，就與書呆子賈蘭，紅樓夢第二號才子，一同赴京趕考，他的名次還在賈蘭之前呢！可見世人稱他是飯桶毫無道理，至多只能說賈母寵溺過甚，沒讓他好好向學罷了。但話說回來，如果賈母不寵寶玉，而寶玉真在他父親賈政的棍子下成為賈家傳代的另一個臭官，則寶玉也就不成其寶玉，全不可愛了。

其次說寶玉的用情，他也並非濫施情感，而是對任何人都以純情相見，他也希望別人對他以真情，却不料在這事上大碰釘子，以下慢慢道來：

大觀園諸姊妹裡，寶玉最愛的自是林妹妹——林黛玉。他常常涎皮賴臉地討林妹妹的好；有了吃的玩的，總先惦念著林妹妹喜歡不，先給送些去；受了委屈，要到瀟湘館找妹妹散心；大家一齊作詩，他總護著林妹妹，說她寫得好；林妹妹葬花，他陪著落淚；林妹妹縫的香袋，他貼身藏著；好端端沒事兒，他也要造個名目，送幾方舊帕子給妹妹，其實只是想念她。寶玉對黛玉可真是片真心！但林妹妹總是不放心，常常酸溜溜地發他的脾氣，他總是忍著。但天運難料，竟然在他神志不清的時候，被王夫人、鳳姐所欺，糊里糊塗地娶來了寶釵，可憐他還只當娶的是林妹妹，還在想從今妹妹可以不生氣了，却那知林妹妹正在焚詩絕情，沐淚而死呢？！

他對寶釵，完全是對待姊妹的態度，敬之習之而毫無兒女之情，無奈寶釵因「金鎖」一般故事，對他大起異心，竟甘冒黛玉之名，頂上寶二奶奶的寶座，這真是從何說起！

還有兩人，是與寶玉真情相見的，就是湘雲和晴雯。湘雲和寶玉真是一對寶貝兄妹，她喜歡穿寶玉的衣服，作「小子打扮」，大著舌頭把二哥哥說成愛哥哥，又和這位愛哥哥割肉啖腥，大說大笑，他們彼此互無企圖，倒是林黛玉飛了一口乾醋。晴雯是寶玉的丫環，她常不顧自己的身份亂擺小姐脾氣，因而深得寶玉寵愛，有「撕扇博千金一笑」的美談。她抱病為寶玉趕工織補一件孔雀裘，尤見二人之深情。後來被逐出園，苦病而死，寶玉在她牀前話別，她咬指甲、褪小襖以贈，感人得不得了。

在這二人以外，相對的，就是妙玉和襲人。妙玉是一個尼姑，寶玉希望和她有一些比較高級的交往，她却意馬心猿了。襲人是一個陰險虛偽不亞寶釵的丫環，晴雯被逐，她或許也間接促成，寶玉及早發現她的不可靠，也盡量避著她。

扯了這麼多，我們總會發現，寶玉為人只有純真、誠懇二語而已。而他之所以獨鍾情於這般姊妹身上，實因為寧榮二府的男兒們太不爭氣，都是些俗物蠢物，以致他說：「男兒是泥做的骨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見了女兒自然要化開的。」男兒濁劣，女兒清明，寶玉焉能不「整日在姊妹間打滾」？但他確實希望，這些姊妹不祇陪他作詩詞、聊聊清話，她們應該是他的好友、至親、真正的知心體己。

他的真情獲得了怎麼樣的償付？他發現原來姊妹間

也有心機狡詐，原來運命天數竟是那麼樣地作弄人；一百二十四、八十萬的文字，寶玉在其中歷盡滄桑，眼見著所愛的人或死或離，賸下來的「清明女兒」都原形畢露，變得「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不公平的權威壓制著善良，阿諛諂媚取代了個性。

寶玉的智慧在這重大的刺激下達到了極致，他頓時悟明感情的多餘和運命的前定，或痴或怨或迷或戀，都只造就了更多的痛苦。人生於斯世，要不就必須惶惶然擺出一付嘴臉，去爭名奪利，要不呢？就只有了却塵緣，逃遁於世。

賈寶玉為中國書生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智慧人生：看穿俗眾的不可與言，再穿越「情」的網罟，無所執著，歸於解脫，達到真正的完美。

※

※

※

—— 由

卡拉馬佐夫兄弟

談起

※

※

※

● 白嵩 ●

〔欠時空的編者這份稿已經欠了好久，今日與宗羽兄談起，因為彼寫了篇以賈寶玉為題的文字，遂指定我以西方的女性為題寫點東西。但依我的看法，寶玉實不足為中國書生的典型人物；浮生六記中的三白才是我心目中最足以代表中國文人人生觀的人。再者本想談談戰爭與和平中的幾位女性，恰好此書又不在手頭。而近來剛重讀完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的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結果是連命趕出了這篇拉拉雜雜的東西。〕

而我之所以選了這箇題目也有另外的原因，產業革命雖然始於一八〇〇年前後，可是隨之而蓬勃發展的科學文明加諸精神文明的影響，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顯示出來，也就是在這期間，許多廿世紀的重要思潮開始醞釀。而其中最具有破壞性的一個便是人與上帝之間關係的被否定，從尼采到存在主義的全盛直到今日，西方文明的紊亂，無不與此息息相關，而陀氏尤為過渡至此時期的重要橋樑，而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幾可為陀氏一生思想的總結。〕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氏最後十年生命的心血結晶，它沒有托爾斯泰的偉大史詩一戰爭與和平中那種裨闡縱橫的氣勢，更沒有藉此批判歷史的大志；書中所有的僅僅是在一個十九世紀平凡的俄國縣份中所發生的一件弑父案件而已。可是陀氏却在這近似偵探小說的情節中，

成功地完成了有關上帝存在與否的嚴肅討論，而毫不給人哲學討論冗長的感覺。

在他筆下刻劃出是三兄弟：米卡、伊凡、阿萊莎。父親：費道爾和私生子：司米爾加可夫外，更穿插了形形色色互成對比的人物與思想，透過他（她）們陀氏敘述出了他在宗教、哲學方面的全部重要思想。我不敢剖析如此的一部偉構，我祇能擷取其中兩三位典型，而藉他們勾勒出大概的輪廓，而重點則以二哥伊凡和小弟阿萊莎的二種截然不同的宗教觀為主。

伊凡一如罪與罰中的拉司括利尼括夫和父與子中的巴扎洛夫是十九世紀俄國中產社會中典型的虛無主義者。聰明而自負的他，在歐洲科學文明的洗禮下，他拒絕了上帝的存在。他相信由於人類所具有的提丹（希臘神話中的巨人族，曾與宙斯爭霸）的驕傲精神，人將自成「人神」。於是他不但坦然的接受了有限生命的短暫，更要在此剎那獲取滿足。由此他演繹出了他那「既然沒有永生，便無所謂不道德」，「既然沒有上帝，則一切成為可行」的哲學。

但是另一方面，他了解民衆的軟弱，於是他對宗教的存在，構築了他自己的一套「大宗教裁判官」的理論——將宗教建築於祕宗和權威的礎石上。作為一個宗教裁判官必須獨自承當無信仰的一切痛苦，帶著垂憐的意味去解救世上無力承當自己感情的重擔和對自己行為自行負責的軟弱者。

事實上，伊凡本人却是沾染了若干浪漫主義的色彩